

周
生
烈
子
仲
蒙
子
傳
說
素
履
子
中



伸

蒙

子

林慎思
纂

中
華
書
局

唐水部郎中仲蒙子林子家傳

十三世孫通直郎致仕永撰次

仲蒙子姓林氏諱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也少儻有大志力學好脩與昆仲五人築室讀書稠巖山中咸通五年首薦禮部不第退居槐里命著禱心得蒙三三三之觀三三三曰仲蒙入觀通明之象也遂以仲蒙子自名著書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敍天地人之事 middle 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敍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敍文武之事指喻明切自成一家言又以公孫丑萬章記孟子之言不能盡其師意作續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咸通十年王凝侍郎下歸仁紹勝中進士第十一年高實侍郎下再試中宏詞拔萃魁敕改所居崇賢鄉欽平里爲芳桂鄉大宏里以表之授祕書省校書郎興平尉在官舉案如法豪右憚其威令尋除尙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賜緋治邑有最聲民懷其惠屬軍興科斂百出他邑皆事嚴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獨萬年行之以寬大吏數督趣且忱以危法毅然不爲動民力用紓大吏亦心服不敢按發會黃巢寇長安逼以僞官不受閒道興元賊追及之卒不屈罵賊不絕口而死及巢敗諸子奉其喪歸葬於昌化鄉渡橋大墓山所著二書及外篇宏詞五篇儒範七篇皆藏於家世莫傳焉今稠巖讀書石室遺址尙存按歐陽文忠公撰唐藝文志載仲蒙子三卷及上崇文總目又載續孟子二卷近世莆陽鄭夾漈先生通志藝文略亦載此二書克齋林公執善銘蔣居士墓具言仲蒙死節不屈

之事。且述閩中記所載爲據。且稱之爲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獨以世遠言湮。後生晚輩。未識其書。不知前輩典刑。故鉅次其概爲家傳。以詔吾子孫。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覽者尙有考於斯文。

伸蒙子家傳。先君茂林翁所撰次也。既刊二書。併以此傳附其後。尙不忘祖父之訓。君子或有取焉。

元復誌。

右伸蒙子三卷。先祖唐宏詞水部郎懷恩所著書也。孔氏沒。諸子百家之言盈天下。至於季代。如皮日休隱書。宋齊丘化書。皆傳於世。惟先伸蒙之書。藏於屋壁者數百年。雖一志於唐藝文。再紀於皇朝崇文總目。又述於夾漈先生通志略。而學士大夫猶有未見其書者。蓋其不幸而不生於大歷正元之前。與韓柳諸公以文章之名顯也。又不幸而不生於天聖明道之後。與周程諸賢以性命之學著也。然其節不屈於當時。其言可傳於來世。其見錄於太史氏也尙矣。元復世守遺文。日惟廢墜是懼。去歲始至。既刊續孟子學宮。迺者詔下郡國。采訪遺書。以充祕府。伸蒙子之書。於是出矣。復校是書三卷。俾與續孟竝行。嗟夫。垂憲言以詒後人。伸蒙子之志遠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尙在茲乎。敬書其概。以昭聖朝右文之治。歲昭陽作噩咸淳九年正月朔。奉議郎新知泉州南安縣事林元復謹識。

伸蒙子序

予沾名未售。退棲槐里。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爲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著祝之。得蒙三三之觀。三三曰。伸蒙入觀。通明之象也。因感而有所述焉。自號伸蒙子。嘗與二三子辯論興亡。敷陳古今也。或引事以明理。或摘才以潤辭。錄近萬言。編成上中下三卷。槐里辯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中卷澤國紀三篇。象三辰。敘君臣人之事。下卷時喻二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焉。予所學周公仲尼之道。所言堯舜禹湯文武之行事也。如有用我者。吾言其施。吾學其行乎。揚雄謂後世有揚子雲。當知吾太元。安知後世不有林虔中者出。吾言迂乎哉。大唐咸通六年二月四日。長樂林慊思虔中自序。

篇目

槐里辯三篇

上篇五章

中篇四章

下篇五章

澤國紀三篇

伸蒙子 序目

伸蒙子 序圖

二

上篇五章

中篇三章

下篇二章

時喻二篇

上篇八章

下篇八章

本朝王堯臣、歐陽脩、上崇文總目儒家述伸蒙子三卷。唐林慎思譏慎思咸通中廣文進士。採前世君臣事迹。設爲問答以辨治亂之道。序云。書成而筮得蒙之觀。因以號其書云。

唐水部郎林虔中著伸蒙子三卷。時咸通六年也。以其時考之。方奉釋氏。寵樂工。耽游宴。怠政事。侈費無度。兵禍未已。而堂老楊收路巖輩皆以賄敗。溫璋至有生不逢時之歎。公之志何由而伸乎。今三卷中姑舉其概。曰遷善。則有太甲猶良馬之喻。曰鑒旨。則有盜賊不可移之類。曰辨惑。則有知與不知之別。寧非有所惑而述歟。然公之學與言。竟不見之施行。所恃以傳遠者。遺書而已。文忠公嘗言。讀唐四庫書。因見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百不一二存。公之書雖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崇文總目。而猶未廣其傳。公之名。孫元復分教於莆。始鋟梓於泮。人始得而盡見之。賢者之後。雖百葉若一體。今郡博士能守家法。傳家學。其猶荀氏之慈明。魏鄭公之舊。天命非爽。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當有用我者。則虔中之言非迂矣。

咸淳癸酉上元後五日。莆田劉希仁書。

伸蒙子之書。憤時滿思。比物馳辨。文驟先秦。意師孟軻氏。軻之書雖傳於世。厥後無聞焉。後伸蒙子十四世。乃有賢孫元復。爲吾郡廣文。刻於學宮而傳之。昔蒙而今觀。詘於晚唐而伸於盛宋。伸蒙子之占。至是始驗。孔子之後有鮒焉。有安國焉。有穎達焉。孔孟之書如日月。孔子不以有鮒。安國。穎達而後傳也。孟子不以無鮒。安國。穎達而不傳也。伸蒙子之書。非廣文傳之而孰能知之。李習之有言。先祖有善。知而不傳。是不仁也。廣文其仁矣乎。

咸淳癸酉正月雨水後二日。北山方應發敬書於二書之末。

伸蒙子卷上

唐尙書水部郎中長樂林慎思虔中纂

槐里辯三篇

上篇凡五章

彰變

辨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彰變賞罰喻妖祥與衰喻良暴

卑嶽先生問王道興衰由天之歷數有諸伸蒙子曰非天也人也曰星有妖祥天所示也不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豈非天職興衰不亂亦妖祥均邪曰里有良吏暴吏損益於民也不由牧政之心焉然則政之不亂也不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於政也而良暴豈由於政哉是興衰係乎君人猶良暴係乎里吏則天示妖祥顧非均於賞罰邪豈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歟則知化妖祥者由乎天變興衰者由乎人故曰非天也人也

辨治治大易治小難

卑嶽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伸蒙子曰國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衆人力窮一身然則勞衆孰與勞己之難乎夫工於材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智也斧斤以力也布

繩墨豈不易于運斤斧之勞乎。矧繩墨誤。猶可移。斤斧誤。其可移哉。治國施教令。非布繩墨邪。治邑承教令。非運斤斧邪。則治國孰與於治邑之勞乎。

喻民古今化民難易

卑嶽先生曰。古民難化於今民乎。仲蒙子曰。今人易化。曰。古民性朴。今民性詐。安得詐易於朴邪。曰。朴。止也。詐。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朴乎。卽兒已有知也。性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養兒也。則古民嬰然未有知也。今民卽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難乎。

演喻

卑嶽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於古邪。仲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止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境塉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堯之化。孰有頑嚚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卑嶽先生曰。吾聞昔者嬴噬六國。劉翦一項。較其功孰難。仲蒙子曰。嬴難。曰。六國誤於儀秦之辯。嬴因其敵而取之。奚其難。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一旦猛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者。生鹿也。爭之者。死鹿也。嬴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翦一項。是獵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於劉。孰若得

生鹿於羸之難乎。然羸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遷善

演聖

洵邁先生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乎。仲蒙子曰。仲尼得於楚。不爲有土。失於楚。不爲無土。何則。鰭居之水。鯤不可止也。鸞巢之林。鵬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土於一時。有土於萬代也。且生遇無道。則天下猶小。不容仲尼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陋巷非隘。可封仲尼也。雖百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之道。高大無窮焉。互萬代而乃容。非一時之能容矣。苟以一時封楚。是鯤止鰭水。鵬棲鸞林。旣莫能容也。孰爲有土乎。所以互萬代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孰爲無土乎。故儒行曰。儒有不祈土地。立禮義以爲土地。則知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明矣。

喻時

洵邁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仲蒙子曰。然。曰。天覆無窮。惡謂小邪。曰。以時觀之而小也。夫越巨川。遇昏暝之時。望十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乎。蓋昏暝觀之而然也。仲尼生於周末。歷聘七十國。莫能容者。非天下昏暝乎。天下昏暝。觀之而小。不亦宜哉。若使仲尼生於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晝也。天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

全明

洵澹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於宋。削跡於衛。有損於明乎。仲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於昏黑也。見明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衛是習昏黑者也。見仲尼則惡之。蓋不利宋衛之盜矣。盜自盜也。日月仲尼何損哉。曰。歷聘無用於天下。有損於明乎。曰。何損哉。夫人之寐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天下諸侯皆寐。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寐自寐也。日月仲尼何損之有。

遷善

洵澹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桐宮。有諸。仲蒙子曰。於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歟。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邪。仲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繫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噬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繫以遷於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拘以遷於善乎。洵澹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明化 廣賢 較仁 持危 利用

明化隨其才性而化

疎配先生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仲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於水邪。曰。善不在柔。

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爲災。水能潤澤，亦能爲沴。及其遷也，化災爲炮燔，化沴爲潤澤，豈在化火爲水乎？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爲惡，反惡爲善矣。孟母正己以化於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爲善邪？齊桓大功而化於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爲惡邪？所謂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疎紀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爲急邪？仲豪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較仁

疎紀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勤治之心，昌及於勛邪？仲豪子曰：論其位則助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曠然曰：昌民得及勛民之樂歟？曰：助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時，辛方縱毒，天下之民皆罹其苦，遇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幸其偷生，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助之時，水不爲沴，天下之民皆忘其咨，又遇助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當是時，生意滋茂，泰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餓困而得食，與

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以時治爲常。遇助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爲常。遇昌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助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

持危四皓立嫡

礪紀先生曰。四皓遁迹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處。私路而出。非罪人邪。伸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有。曰。徇呂氏以矯高祖。是躡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正哉。曰。用邪扶正也。且大廈之歛也。必歛其木以扶之。然後正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搖。羣臣心動。是時天下政柄。將失所持。四皓心是危急。可以正之。惡能忍其危哉。所以徇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邪扶正。不甚至歟。苟爲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亂一人。侮蔑萬樞。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傳其後嗣哉。則知四皓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天爵矣。終而出者。非私賂也。正天下矣。

利用恩刑

礪紀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伸蒙子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邪。曰。恩施於民。民旣民矣。刑施於民。民不民矣。且民旣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譬處家而治羣下焉。下之良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於良矣。下之惡者。苟刑賞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民用刑爲最。

牢嶺本注。槐里有干祿先生。始隱嵩山。獨隱古節。不徇時態。嘗語人曰。吾逢有道則出。無道則隱。今遇昭代。吾不能遁。遂出。以干祿爲字。然而懷遇法度。逢遇容讎。未嘗忘山。故字從山。

洵蓋本注、槐里有知道先生自謂進退有時吾不妄動是以自謂知道也。
球記安本注、槐里有求己先生晦迹不磨礪其道安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礪從石。

伸蒙子卷中

澤國紀三篇

上篇凡五章

辯刑

合天

去亂

鏡旨

鑒旨

辯刑

弑賊先生曰。有道之君。刑孰峻於無道之君乎。伸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暴虐。桀紂寬仁乎。曰。水火不暴於狼虎也。然水火之爲峻也。必能滔涌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蹈也。狼虎之爲峻也。止於呀風吼霧。噬獸啗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於人。而人賴之。不見其峻也。狼虎害於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狼虎然。狼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儒道萬世不泯

弑賊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意其帝萬世矣。而亡不旋踵。何邪。伸蒙子曰。天亡之也。吾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生義農黃帝堯舜。爲道之宗。又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百王。譬日月不可揜。山川不可遷也。秦人嫫笑先王。絕棄禮法。悉舉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橫目蚩蚩。無知識。無防節。是日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亡之形。而秦不知也。一夫呼。七廟墮。秦焚書是自焚矣。

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亡，逆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亡，天也。

去亂

穰駸先生曰：秦弃仁義，鞭笞天下，爲後代所醜。何其烈歟！仲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當六國相強，二周皆弱，此時已亡仁義，惟尙戰爭，故天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俾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下復一於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曷不尙仁義以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馳驅中原，惟知干戈弓矢之爲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有蛇，縱毒於路，而里人惟養鳩以吞之。秦之亡六國，是鳩之吞蛇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之自亡，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亡乎？故曰天之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鏡旨

穰駸先生曰：秦有寶鏡，照人肝膽，能使左右前後，蓄不忠之心者，於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有是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於左右前後邪？仲蒙子曰：不然。是鏡也，於秦爲不忠甚矣。斯由之父子，高樂之翁壻，哀凶鞠頑，懷諛飾詐，朝夕出入於宮庭之內，其爲不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其姦，僞之一毫，則是凶鏡也。又何以取於後代乎？秦尙法律，焚詩書，肆虐於人上，危亡之不暇矣，況乎賊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謀以亡秦，而是鏡且不能照之，其爲不忠，莫甚焉。秦負鏡哉！鏡負秦哉！